

韩乃寅文集



知青三部曲 第二部

苦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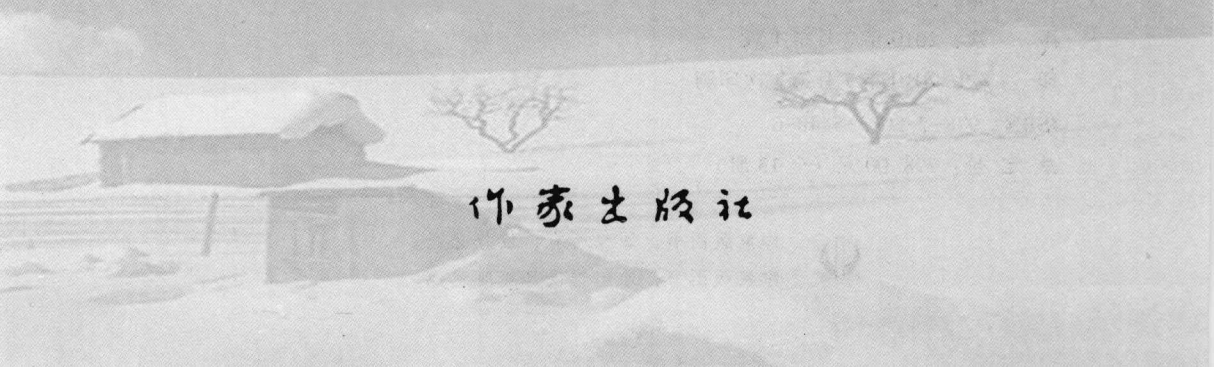


苦

雪

韩乃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青三部曲. 苦雪/韩乃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7
(韩乃寅文集)

ISBN 978-7-5063-5448-6

I. ①知…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899 号

知青三部曲——苦雪

作 者: 韩乃寅

责任编辑: 江小燕

特约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 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230

字 数: 510 千

印 张: 33. 5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448-6

总 定 价: 798. 00 元 (全 13 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你别管我！别管我……”

白玉兰欲走又顿住了，烦躁地推开久久纠缠着要挽留自己的妈妈。

“我的小祖宗，就要过年了，”妈妈哭丧着脸，仍苦苦哀求着，“我哪辈子作下孽啦，养你这么个拧种，你就不能叫我多活两天，要走，过年再说不行吗……”妈妈简直要哭了，“你倒说呀，那孩子到底弄到哪儿去啦……”

白玉兰大概是听惯了妈妈的叨咕，仍心如铁石，毫无反应。而且心里还嘀咕，“我造成今天这个样儿，你也有份责任！”然后，她猛然一掉头，抓住搭在胸前的辫子，狠狠往身后一甩，把大拉毛围巾往脖上一搭，戴上手套，提起帆布手拎包，呼地拽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眼眶里噙满的泪珠，透露出她心灵深处的苍凉。

妈妈撵出门口紧颠两步却又站住了。望着姑娘那悲切的举止，她脖颈发硬，两眼发直，知道拗不过她，撵上也是白搭，于是，泪水簌簌地洒落着，洒落着……

寒风吹袭，路边的枯草发出萧萧瑟瑟的响声。

白玉兰走得这般急切，这般坚决，简直不顾一切，寒风顺着脖子直往身子里钻。她将搭在脖子上的那用绵绵细绒织成的拉毛围巾从头顶围下，绕脖子紧紧缠了一周掖住，随后望望天色，加快了脚步。

这拉毛围巾是城里姑娘很时兴的，还是从省城背着妈妈下乡时，姨妈见也拦不住她，匆匆跑进百货大楼买好捧着送到车站的。围巾仍像当年缠



在头上和郑风华漫步农场田间小路时那样洁白柔软，飘逸潇洒，而她却在少女的温柔和秀美里掺进了北大荒的苍劲和粗犷，使那椭圆的、红白相间的秀脸又添了几分美丽动人。当然，熟悉她的人细加注意，会发觉她的脸庞比下乡前稍显瘦削，但是腰却略失纤美。尽管穿着棉袄，也遮不平乳房高高的胸脯，并且比从前丰隆了，加之走得气急，随着一呼一吸，更加明显地突鼓起来。

啊，尽管是孽生，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她瞧瞧昏沉沉的落日，加快了脚步。这条从矿区通往小镇又从小镇通往火车站的路她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在这儿，朝阳曾印下她背着书兜、又唱又跳奔向学校的身影，也曾印下巧合成伴一起朝学校走过的郑风华。那时是那般神秘曼妙，仿佛要共同踏向美好理想的王国。这是条曾闪烁着她青春年华的神秘小路，当她和郑风华还都没有察觉和意识到的时候，爱恋已经从这条小路上悄悄地开始了。这条路，是她和郑风华的一支歌，一片霞，人生故事的美好开始……而如今在白玉兰脚下，这条路却变得如此寂寞、灰暗……

这里，几乎是整整一冬天没有落雪，寒冬里的黄土路单调、乏味，像饿殍的面孔般难看，远远延去，像伸出的弯曲长臂，在张爪攫人。因为在这里，对，就是眼前就要经过的这煤矸石堆和壕沟旁，经历了揪心裂胆的痛苦——

今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寒风凛冽，呼呼作响，好像熊咆虎啸。寒雾蒙蒙，矿山一派凄凉寥廓。就是在这个和郑风华埋下恋情种子的两条交叉汇合的路口上，她背着爸爸妈妈，噙着眼泪，将乳喂了半年多，由出生时瘦骨嶙峋，眼下变得白胖的婴娃用襁褓裹紧，又用小方棉被包得严严实实，里面放上积攒的八十多元钱和信，信中含混地写出了妈妈弃婴的无奈和孩子出生的日月时辰，并道出了这个可怜的无名婴娃是一名下乡女知识青年的骨肉，为了无牵挂地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要在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就一颗红心”，盼望慈善的路人收养……

她把缠裹好的婴儿轻轻放在岔路后，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角慢慢流出，滚过抽搐凄苦的脸颊，落到了婴儿身上。狠狠心她想立即就走开，但

徘徊犹豫了好一阵子，才一步一回头地缓缓离开。突然，她像听到了包裹中婴儿的啼哭，哭声像紧紧牵着她心的丝线，猛地把她揪拽过来。她抱起孩子，隔着小被亲吻了一下，其实，婴儿在被抱出来就一直熟睡着。

她转身躲进了旁边煤矸石壕沟里，想要看看自己的骨肉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手里。

入冬以来，这地方只降下过一场小雪，除山野里由于地势高低不平，被风刮成一条条雪棱、雪洼外，路面和房顶上的雪早已被风吹刮得干干净净。凛冽的寒风震荡着百里矿山，使一切都显得那样干燥，就像在家里干待了一年多的白玉兰那干燥的心田一样，缺少湿润，有的只是苍凉和凄楚。她常常望着那闪闪的灯光苦苦思索，吃不好，睡不宁……

她蹲在煤矸石壕沟里，蜷曲着身子，绞心地、矛盾地瞧着瞧着，盼着有那慈善的行人路过将婴儿抱走，结束这偷偷的犯罪般的弃婴悲剧。

来了，终于有人走来了。踏着黎明从家门走出来的，多半是勤劳而善良的人吧？

看清了，从郑风华常常向学校走去的那边路上慢慢悠悠走来了一位要去小镇的妇女。瞧着瞧着，她的心倏地收紧了，啊，我的天哪，是郑风华的妈妈！她顾不得腿软心跳，跌跌撞撞爬出壕沟，跑到岔路，抱起婴儿朝家走去。

她从北大荒农场回来的时候，郑风华曾接连给家中去信，一再阐明自己和白玉兰坚定的恋爱关系，希望爸爸妈妈常常探望关照她。尽管白玉兰的妈妈不冷不热，但他们却那样做了，请白玉兰到家里吃饭、聊天，打听郑风华在农场的情况。在白玉兰眼里，郑风华的妈妈纯朴而善良，那夜半梦里，曾不止一次编织起婆媳亲密相处的美好故事。她猜想：郑风华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明强奸而孕的呢？或许郑风华信中已向爸爸妈妈透露……他人，尤其是恋人的爸爸妈妈的敬重与关怀，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她万万没有想到，已经遥遥离开了农场，还有像扯不断的线似的烦恼与搅扰。丁香竟凭着妈妈去农场时宴请过的面子，带人来到这里。她先是劝说白玉兰的妈妈，一再花言巧语，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事情已如此，答应了与王明明成亲，可以一举两得。一是王明明可以减罪早日出狱；二是白



玉兰也可以保持不失体面。叫白玉兰不能理解妈妈的是，妈妈在花言巧语面前，嘴里竟一个接一个的“可也是”。她怒不可遏地挺着孕腹，挂着泪珠，忽地从炕上坐起，把丁香带来的东西一股脑儿抛出窗外后，自己扬长而去。

爱情啊爱情，只要和忠贞结下缘分，任何施舍与花言巧语都无济于事。

就在她生下孩子的第三天傍晚，郑风华的妈妈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又窘又喜地拎着满满一筐红皮鸡蛋来到她的床前，牵着她的手，抚摸着婴娃的小手，问寒问暖。她断定，郑风华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家里。

然而，猜想毕竟是猜想，丁香来白玉兰家的消息很快传进了郑风华的家，他妈妈再也不来了，而且给郑风华写信说，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一个让人糟蹋了身子而且又生了野种的女人做媳妇，哪怕像仙女一样漂亮！

郑风华妈妈的态度，自己妈妈的态度（尽管妈妈认为是在心疼自己），使白玉兰很快变得心灰意冷，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刚刚抓住一条冲来的木杆，木杆忽而飘去，自己又变得像水面上的浮萍一样无依无靠，身体在无依无靠中逐渐散失着力量，心里有一种无着无落的空虚。

正在她难以忍受这寂寞生活的时候，接到了郑风华的信。信是在他接到妈妈的信并知道妈妈不再理睬她后连夜写的。信中倾吐了最纯洁、最温柔、最热烈、最忠诚的爱情。并说，春节回不来了，全场知青都在响应场党委号召，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北大荒过第三个革命化春节。

这飞来的信，像一朵飘来的彩云，感情是那样的纯真，比初恋时、比白玉兰自杀未遂时还要诚挚，点燃了她心底要立即返回北大荒的火焰。

她终于做出立即返回北大荒农场的抉择——去和贫下中农，和郑风华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问题来了：孩子怎么办？不管怎样，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呀！扔掉——弃婴！当这一闪念旋上心头，她兀自不禁地打了一个冷战，但经过一番激烈的、难言的痛苦思想搏斗后，终于拿定了这个主意。

她曾听说过弃婴是一种犯罪行为，昨晚夜幕深深时，独自跑到了房后的丘陵顶上，双手撕扯着胸前的衣服，向着远方，向着苍天发问、呼喊：

“这是犯罪吗？”

“这是孽中之孽吗？”

“……………”

她独自发问，她独自呼喊，那是对自己的发问吗？那是对苍天的呼喊吗？那分明是胸膛在裂开，向外流着一股股苦汁！

苍天没有回音，她只有自己给自己回答，又自己向自己发问：犯罪也罢，作孽也罢，我理解这是“罪”和“孽”，而这“罪”和“孽”又怎样理解我呢？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加上郑风华的妈妈，又怎样理解呢？他们根本不理解，而理解自己的，只有那远方的郑风华！

弃婴和马上返回北大荒农场，就这样在心盘上敲定了。

眼泪怎么变得这般廉价？

她在蒙蒙泪水中从岔路口抱起婴娃，疾步朝家走去。没走出多远，回头一看，郑风华的妈妈的身影已朝小镇隐去，又情不自禁地走了回来，重新回到岔路口上，站稳脚步，喘几口粗气，平平心的激烈跳动，把缠裹的婴儿放回原处。忽然听到小棉被里发闷的啼哭声。对，孩子醒了，这个时候该喂奶了，她下意识地感觉出乳汁充满了两个乳房。对，应该在分别前饱饱喂他一顿，献上最后的母爱，留下临别的记忆。她思索着，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来，把这一念头裹在冷气中卷走了。

她翘望着，翘望着能有行人从这儿走过。突然，从那一片红砖瓦房的矿工居民区处，说说笑笑走来两位穿煤矿作业服的中年妇女，她急忙又蹲回了煤矸石壕沟。

她探露出少半个脑袋望着她俩离岔路口越来越近，从作业服上有火碱烧成的小窟窿，可以看出，她俩是向傍山那个井口去上班的矿灯房工人。

她抹一把眼睫毛上哈气挂成的白霜，睁大眼睛瞧着瞧着。只见她俩走到婴娃跟前时，都吃了一惊，一个抢先上去抱起婴娃，另一个紧凑上去。那个先抱起婴娃的，从小被裹包的缝隙里抽出那封信，没等看完，惊喜若狂：“哎哟，我连生了四个千金，就缺个儿子……”那个后凑上来的一把抢来信，争辩着：“是我先看见的，这婴娃应归我，生四个千金怕啥，你还年轻，再养嘛！”

她俩翻脸争吵起来。

白玉兰听着她俩争吵，看着她俩撕扯，眼前蓦然模糊了，高高的煤矸石堆，远处的丘陵、井架和矿工家属房，包括那曲曲弯弯的小道，一会儿

忽高忽低，一会儿又像醉汉似的东倒西歪……

她俩争抢得那小棉被打散了，襁褓也松散了，寒风袭来，白玉兰躲在煤矸石壕沟里，可以看清孩子双腿蹬得小棉被在扇动，并隐隐约约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稚嫩而尖细。

寒风贴着煤矸石壕沟刮来，掠过白玉兰的脸上，她毫无知觉，心里泛起浓浓的苦涩味儿，冻红的脸颊变得惨白。一种良心的谴责揪住了自己的心，痛悔在燃烧着——“不扔了！”她再也躲不下去了，发疯似的跑上去，腿软脚酸地匍匐着手狂喊：“还我孩子！还我的孩子！我不扔了……”

那两名妇女哪里肯让，以为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和她们争夺弃婴，一齐对付起白玉兰来。一个手点画着白玉兰指责：“你少来这一套！”另一个质问：“别口口声声说是你扔的孩子，你有什么证据？”

白玉兰上气不接下气，眼泪汪汪地说：“大婶，我当然有证据了，怎么会耍赖呀！”她果断地说：“婴娃脖后有个黑痣！”接着从兜里掏出婴娃的百天生日照片：“你们看，这是我孩子的照片！”

两个妇女并不相信，立时背着风打开小被，验了脖后的痣，又端详起婴娃的模样和照片，胖胖的婴娃在凉风的刺激下，张开没有牙齿的小红嘴巴，眯着眼睛，像是抗议似的蹬蹬着小腿，一挣一挣地扭动着身子哭叫起来……两个小模样果然是重叠的，她俩登时傻了眼。

白玉兰急忙揣起照片，迫不及待地抢过婴娃裹好，不顾婴娃憋闷得哇哇啼哭，紧紧搂抱在怀里朝家走去……

夜深了，白玉兰像怕被别人抢去似的紧紧搂抱着吮吸乳汁的婴儿啜泣，心总是安宁不下来，两个妇女抢夺婴儿的情形在脑海里闪来晃去，像针尖在刺扎她的心。她犹豫了，矛盾着：托给妈妈抚养？托给省城的姨妈？既然是王明明做下的罪孽，还给他家……

“不不，不能寄托给别人抚养，那样，日后麻烦的事情太多了……”她终于又一次咬咬牙，又一次狠狠心拿定了主意。只是，这婴娃该给谁？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

婴娃吮了一阵乳汁，噙着乳头安然地入睡了，像是知道妈妈要把他遗弃，熟睡时也不离口地咬着妈妈的乳头。

她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幅曾使她敬慕的图画来：那是在这座煤矿念初

中要毕业的时候，学校请来一位退休的老伯伯做学雷锋的报告，那事迹虽然平平常常，却非常感人，不知怎么，当最后结束时她竟感到这位老人有些可怜，大概就是因为至今还记着他那番结束时的话：“我的独生子虽然在抗美援朝中光荣地牺牲了，我却有成百上千的儿女常来我家……他们把党和人民的温暖送到了我家中，我虽然年岁大一些了，但不服老，还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从此，几乎每天上学路过俱乐部时，她都看到就是做报告的这位老伯伯抱着扫帚扫这条大街。并有几次看见他从俱乐部旁一片红砖房的第一栋第二个门进出，无疑，那肯定就是他的家了。

天蒙蒙亮。她比过去上学时稍早一会儿，抱着重新缠裹好的婴娃，来到了这位老伯伯家的障子门口，瞧瞧四周没人，轻轻摘下障子门里边的拉链，悄悄地推开走进去把孩子放进院里，随后，一闪身走开了。

她仍有些不放心，躲在房山头静静地窥视着，直到发现抱着扫帚的老伯伯推开门，看到裹被，一阵惊奇后，便抱起婴娃，扔掉扫帚，转身回到屋里后，才擦擦随着鼻翼翕动汨汨流出的泪水，猛一闭眼，忽地睁开，瞧瞧那障子门，心一横，转身朝家走去。

这难以舍弃的孩子呀，虽然白玉兰一时轻松了，也许会成为终生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和悔恨。

这一切都发生在她决定回农场的两天内，但对于她来说，却像经历了漫长难熬的岁月——然而，再漫长也罢，也终于像梦一样结束了。

白玉兰拎着帆布小提包，走完这学生时代每天都要来来往往踏几遍的非常熟悉的小路，进小镇邮电局后给郑风华拍了电报，又踏上平坦的大道径直朝火车站走去。

天变得低矮而深沉，青灰色和乳白色的浓云交织在一起，使天空变得混沌沌沌。像沉积了一冬的雪落不下来，在空中翻滚打搅；像在轧棉机里正被搅动的棉团，昏昏晃晃到处都被塞满了，像是顷刻间就要劈头盖脸地塌压下来。

白玉兰抬头看看天空，虽然有一种郁闷和压抑感，终归还是有一种卸掉包袱的轻松感觉，脚步那样坚定，越来越快起来。

这备受爱欲、绝望、企盼煎熬的知青姑娘，又踏上了追赶伙伴们的征程。

第二章

有位伟人说过，思念比永恒的宇宙要久长，比太空的殿宇要高昂，比幻想王国更加美丽……

偏午时，火车载着白玉兰对郑风华的深深思念就要驶进辖属小兴安农场的边塞县城了。这里不像乌金市百里矿区那样干燥，入冬来连连下了几场大雪。随着火车的缓缓行驶，一座皑皑白雪笼罩成的粗犷、豪放的北大荒县城呈现在了车窗外——

这座只有六七万人口的边塞县城静静地躺在茫茫雪原上，显得宁静而明朗，庄严而美妙，只要细细留神就会发现，在这里，不管是座座建筑还是人们的穿着，都有着赫然惹眼的显著特点。为适应一年大约有一半左右时间处在严寒冰冷的时节，尤其为了抵御常常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冷，栋栋住宅和楼房统统打破了门是冲着正南或正北，正西或正东的开向，而一色的石墙不偏不倚地冲着东北方，门窗向着西南开启，为了阻挡冬日常刮的东北风和呼呼的大烟泡，夜间的门上窗上几乎全挂着棉被帘。一入冬，大人和孩子都离不了三样：带帽子的棉猴、棉靸鞅、棉手闷子。此时在这里逛一逛，走一走，才真正能欣赏到北大荒人装束的风采。

车停稳后，白玉兰随着人流一踏出车厢，立刻感觉出和乌金市大约有十多度的温差。

她走到出站口时，刺骨的寒风已袭透了衣服，呼出的哈气漫过脸时，很快在眉毛上结挂上冰霜花。

她下乡时是初春，回去分娩时刚刚临冬，还是第一次目睹北大荒县城

严冬的壮观：屋脊地面一片白，格外耀眼的是站前和左右路旁一排杨柳树上，那无数包裹在枝丫四周蓬蓬松松晶体的“雪挂”，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抖索着，格外耀眼夺目，点缀着这北大荒银装素裹的边城。那站前饭店门口，有棵参天的大杨树，随着人来人往进出开门，灶间的热气袅袅飘出，被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伸出长臂，张网一攫，顷刻结成冰粒，粘到了大杨树上，冰粒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像银光闪闪的珍珠压弯了树枝，景色是那样壮观。

她交票走出站口，四处撒眸，不见郑风华的影子。心想，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大概除冬天来得早外，什么都和迟缓有缘，临上车前拍的电报可能没有收到。又搜视了一遍仍不见人影，便伸手抹一把眉毛和刘海上的厚厚白霜，向站前横道那边的农场办事处走去。

农场驻县办事处是过横道不远的一座显眼的小院落。眼下，皑皑白雪已把它和所有的院落、房屋连缀成一色，混混沌沌地淹在了阴霾雪雾里。

然而，大街小巷却不乏匆匆的车辆和行人，尤其是那宽阔的冰雪路面上，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嗖嗖嗖冒着寒风川流不息，并没有因高寒而偃旗息鼓。

啊，人们那一色的白眉毛，白胡须，白刘海，就是象征着北大荒人独有的风骨！

按史书记载，大约两千多年前，或许更早一些，这片酷寒的地方就有中华民族的支脉生息劳动。那时候，史书记载的所谓的“国”，实际上只不过是英雄的鄂伦春、赫哲、达斡尔等族系的一些小部落。在县城的这方地盘，乃是密密麻麻的荒草丛林，像个大动物园似的，栖息着各种飞禽走兽，虎、熊、犴、鹿、孢子、野猪成群结伙，大大小小的河流里盛产着鲑鱼、细鳞鱼、鲤鱼、鲫鱼等等。“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有着遥远的历史的……

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也是一片蛮荒的土地。随着人类的发展，历代几位帝王作为惩罚的手段，开始往这里流放和发配犯人。加之逃荒躲难的灾民和极少数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在这里站住脚，顽强地征服了这蛮荒的原野。大约是到了光绪八年间，这里便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居民城，正式宣布了征服这片土地的胜利。

英雄的人民对这蛮荒土地的征服，馋红了侵略者们的眼睛。法国的传教士，沙俄的哥萨克马队，日本的开拓团，还有军阀统治时期的流氓恶棍，相继在这里开始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天放等民族英雄就是在这方土地上揭竿而起的。

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也是一片被野蛮的铁蹄践踏和蹂躏、遭受过屈辱的土地，更是一片不屈不挠的昂首挺胸的英雄的土地。

有史以来，英雄的人民一直在这里以顽强的生命力抗争着、奋战着，用光明和进步来撒铺这片蛮荒之地，然而，道路却是那么曲折、那么复杂而又艰难……

天空的冻云像耐不住严寒，在挤压着低垂下来寻找温暖，满树的冰霜、地面的冰雪、风中的寒气，都在伸手掠夺着行人身上的温暖。

白玉兰虽然第一次身临其境，但寻找郑风华心切，并没有因而心寒。

她正朝办事处走着，撒眸着，突然发现四五个背枪的民兵连推带搡簇拥着一个趑趄趑趑的人正横过站前马路，远远传来交杂在一起的抢白声和指斥声：

“少他妈个巴子的废话，快，老老实实回办事处去！”

“骗人的话！”

“鬼才他妈的相信是来接站，要不是等进站去哈尔滨的火车想溜才怪呢……”

“马列主义口朝外，讲个臭道理倒是小嘴呱呱，知不知道，能不能在这儿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是个立场问题，原则问题……”

“走，快回去！”

……

他们一声接一声，像不怕风大扇着舌头，也根本没一点怕冷的样子。

“躲……，你们躲……开！”被推搡的人急眼地呼喊着，挣扎着要向车站返去，“我确实是接白玉兰，乘哈尔滨的车会这么早到车站来吗？”

白玉兰紧攥几步听清了，急切地追着喊：“郑——风——华——”

是疲劳？是无力？是喊出去被寒气阻截住了？她使劲喊着，却觉得传出的声音很小很小。

“白——玉——兰——”郑风华听到了熟悉的喊声，拼力挣脱开搡推

他的那些人，从夹缝里跑着迎了上来。

他接到白玉兰电报的时候，还有点不大相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是的，她真的在春节前夕返回来了！

“郑风华！”

“白——玉——兰——”他喊着迎了上去，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怎么要过年了还回来了呢？”

“你说呢！”白玉兰闪着一往深情的眼睛。她回回头，发现那四五个人正往这儿瞧着，嘀咕着，终于克制住自己了。要不，尽管人再多，只要是陌生的，哪怕动作不合这县城的时俗呢，她也要紧紧依偎进他怀里，迎着严寒娇嗔地缓缓送去唇让他吻，梦里就想你，别后的第一次吻，一定吻得很深，吻得很甜，吻得很热烈，要通过这一吻，把离别的思念和弃婴之苦都补偿回来。然而她没有，却眼巴巴瞧着郑风华哭了。

“走，”郑风华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到办事处找个房间暖和暖和去。”并顺手接过了她手中的提包，心里也一阵酸楚。

追忆那在连队相恋不到一年的生活，从春寒料峭时在田间小歇息房丢苹果引起风波开始，到秋霜皑皑铺洒大地，多少次他给她的吻和她给他的吻，都深深渗入了他们的心中，分别后，每每回味，都留恋那一个个奇妙的、醉醺醺的春末和夏初的黄昏。然而都没有这次这样激动。

霎时，盼望的美梦到来时却凝成了泪珠——因为这不仅是思念，还带着复杂的感情。

那四五个人，有的膀靠膀，有的七扭八歪地摇晃着身体走了过来。

“没什么，”郑风华用嘴努努他们，别再让白玉兰以为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在被追拿，“他们是跟张连长一心来抓不想在农场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

“知道。”白玉兰刚点了点头，就见张连长从候车室那边走了过来。

张连长笑笑：“哟，白玉兰回来了！你能回来过革命化春节太好了，我真没想到呢。”

“嘿嘿，”白玉兰话虽然比较冷，脸上却闪着笑容，“张连长，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哪……”

她从郑风华信里已经知道，他已不是当年的副连长了，现在主宰着连



队的所有大权。自从王大楞因知青举着红旗和毛主席像出工队伍不整齐，而破口大骂是“像出大殡”被知青们抓住把柄，特别是让《北大荒报》两名记者在报纸上图文并茂地大曝光后，威信扫地，无法再在三连主持工作了。但受王肃的袒护，并未受处分，而是调到场部办公室当了主任。王大楞一走，他便接任了大连长的差使。

按理，白玉兰跟这位张连长并没什么恩恩怨怨，丁香剖腹产输血时，他积极筹划和动员；自己调到连队“一打三反”办公室时，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应该很熟悉。而今天一打眼，却说不出什么原因，觉得阴冷陌生。是因为他带着人来抓不想在农场过革命化春节的知青么？不，场革委发出号召，作为知青，不响应哪行！是因为他在只要比他大的官面前就性命是从，并且拿着鸡毛当令箭？当然，作为下级不听上级的哪行！是他的穿着土得冒烟？不，穿衣戴帽各好一套嘛，这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觉得阴冷陌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袁排长，”郑风华接着白玉兰的话尾，对已走到跟前的袁大炮说：“这回相信了吧！”

“少啰嗦……”袁大炮并不觉得自己刚才做得过分，双手插进有搭脖带的棉手闷子里，“信啦，信啦，当然信啦，我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说着用手闷子揩了揩霜花眉毛和细绒绒的雪白胡子，听出了郑风华话里的酸味，两颊挂着愚钝的微笑，说：“郑风华，你少跟我玩稀的，我也是为了你们……”

张连长在一旁说：“郑风华，你知道，袁排长这人直不楞登，心眼儿很好使，其实没啥，要理解嘛……”

“张连长，说这干啥，”袁大炮显露出傲气，根本不把郑风华放在眼里，“理解能怎么的，不理解又能怎么的，反正我是为了革命……”他确实像张连长说的直不楞登，念的书少，只有小学毕业，头脑简单。他原本是王大楞选的排长，王大楞喜欢他那股你装什么炮他就放什么炮的直筒子脾气，而且让他干的事，只要说服他，认准了，准保一条道跑到黑，而且善于梗脖儿拔犟眼子。有人说：“袁大炮要是认准了，咬住的是个屎橛子，给麻花他也不换。”这性情脾气，也正合张连长的心思，他一接连长，袁大炮便成了红人。

“好了，袁排长别说了！”张连长截住袁大炮的话，转向白玉兰，“怎么样，挺好吧？”

“哼，”白玉兰听他这一问，酸辣味由心底升到了鼻尖，“哎呀，张连长，怎么说呢，算是挺好吧……”

“好就好哇，以后咱俩细唠唠！”张连长听出了白玉兰话里的酸溜味儿，忙说，“站在这儿挺冷的，你和郑风华先办事去吧，场革委号召知青都要在场里过革命化春节，咱们连队有几个不守纪律的跑了，我和袁排长他们再转悠转悠找找他们，把他们带回去。”说完一挥手，领着袁大炮他们朝火车站走去。

这位张连长，全然不像王大愣那样倒背着手，披着衣，有个官样儿，动辄破口骂人，凭着这个来镇人。他却穿着猪号饲养员和赶车老板穿的大棉袄，草编的靰鞡鞋，除了手和脸不像丁向东那样瘦瘦巴巴，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有人讥笑他土，说他土得一拍脚心，脑盖顶上直冒烟。他听了并不生气，而且借高爬梯说，“土，说明咱当了官没变色。”别瞧这样，他在连队说话大事小事还挺灵，不比王大愣差多少。大伙都知道，他布置的大小事都有上边的来头，大概是听惯了王大愣的摆弄，秋天落实种植计划时，就连哪块地想要种什么都得和王大愣沟通沟通。王大愣也早看透了这把牌，因此，在撤离三连时，建议王肃点名选了他做接班人。

“喂——”白玉兰随着郑风华加快的脚步，问，“张连长执政后怎么样？”

“看不出怎么样。”郑风华想早点到屋里暖和，见白玉兰迈步疲惫的样子，又放缓了脚步，“不过，有一样好处，知青们不像王大愣在时那样挨骂了。但他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劲也真让人受不了！去年场部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规定一家不准超两只鸡，两只鸭，两只鹅，有些人家房前屋后种的菜地，他都下令让袁大炮领着人给连根薅了！”他尽管躲着风说话，但脸还是冻得像小刀子割得一样疼，拉着白玉兰的手：“快，紧跑几步，到屋里暖和暖和。”

他俩绕过横道，正牵着手朝办事处跑，突然从旁边一条小胡同里传来了呼喊声：“郑——风——华——”

他们几乎是循声同时侧脸望去，发现原来是李晋、丁悦纯、小不点

儿，还有上海知青马力，正紧贴着胡同一边墙，簇挤在一起，李晋在前，他们相依在后，争着探头探脑左看着，右看着，后看着，没发现有人来追，一起向他俩摆起手来。

“走！”郑风华拽着白玉兰的手跑了过去。

四个人几乎同时用笑和白玉兰默默打招呼。

“白玉兰……”丁悦纯在旁边先和白玉兰搭起话，“求你点儿事，我走时匆匆忙忙忘告诉姜婷婷了，你给捎个口信，就说我过完春节就回来，有事往家写信。”

“姜婷婷？”白玉兰问。

“是！”丁悦纯脸上闪过诡秘的一笑。

白玉兰明白了。

“看到张连长他们了吗？”李晋问郑风华。

“到车站那边去了。”

“快跑吧，”白玉兰嘴角一挑露着紧张的样子，“说不定一会儿就转过来，抓住就回不去了！”

丁悦纯抹一把眉毛和茸茸细胡上的白霜，“真险，我们几个下车后一起在办事处上厕所，看见张连长的大卡车进了院，不一会儿张连长从驾驶楼里跳下来，接着袁大炮跟下来，还有几个蹲厢板的也跳了下来。我看事不好，跳过厕所后面的障子跑了！”

白玉兰问：“过这革命化春节，是全局知识青年统一行动吗？”

“什么统一行动，就是那个操蛋张晓红……”小不点儿话说出去，觉得在白玉兰面前有失体面，伸了伸舌头说下去，“就是他出的馊主意，带头向全场知青发出的倡议！”

丁悦纯在一旁截话：“听张连长说农场局表扬了这个倡议，还要推广呢！”

“呸！”李晋一晃头，“快三年没回家了，咱们他妈的不勒他那一套胡子……”

本来，李晋他们这几个也约马广地和郑风华的。马广地花言巧语说要“革命”，谁都知道他的小心眼，舍不得离开韩秋梅；郑风华呢，刚接到白玉兰拍来的电报。